

破疑集

法 正

以佛法談禪的生活方式

第 11 期《慧濟》寄出不久，就接到趙女士的來函，原文如下：

尊敬的法師，

拜讀《慧濟》第 11 期中，印祥文中之「無私的忍辱方式」有不同之看法和理解，煩請師父釋教。

文中說：做婦人因「繼續命運給我們的任務」，而要「小時聽父母之命，出嫁聽丈夫，老了聽兒子」，就必須為家庭盡心盡力。

此三種不同期間之聽命是古時社會對女子所定之原則，因當時女子沒有機會讀書、不可拋頭露面，是當時社會對婦女一切之約束，而不是命運給我們之任務。

然而因時空之改變，今日女子可以讀書、可做事、可用頭腦發揮做人之本能和能力。因此對女子的地位和職責就不可用以前之原則而墨守成規，要聽命於父夫和子了。因此我不認為聽命是命運給女子的任務。

婦女之道、夫妻之道、母子之道是互相的，是不同的，而且不是一方控制另一方的，應是同心協力、互相忍讓、互相以平常心共同解決，共同了解彼此之立場而定下小家庭的原則。為家盡心盡力是夫妻兩人之事，而不是女人一人之事。

佛常說時空人地都不是永恆的，因而對婦人依原則也因時空而有所改變。命運給婦人的任務不是聽命於父夫子，而是做好婦人當時所當之角色。

命運給我們的任務不管是男或女，我們都要歡喜接受，用平常心去做人對事，可是？

敬祝：暑安

趙女士敬上 08 年 8 月 21 日

當讀完這封信後，覺得這封信很有意義，有意義的重點在於有疑，因為有疑就證明是要修學佛法的開端。既然「煩請師父釋教」，那我就提出幾點以供參考。不過在此我要鄭重向讀者交代兩句：請不要只專心於表面名相文字概念，而不專心於深刻的實相般若義理；請不要只知道依識去讀世間有為有形之文書，而不知道怎樣依智來讀世出世間無為無形之章句。明白了這一點之後，再往下讀就不一樣了。

1. 所謂《福鼎請法》的「法」在此指的是「佛法」。無上甚深的佛法本無名相，若從名相上說，總不出「緣起性空」、「性空幻有」或稱「真空妙有」。佛法真空非空，妙有非有，非空非有即是中道。聲聞乘人「但見空，不見不空，不名中道」，而菩薩「見空又見不空，是名中道」。唯有中道才是佛法，因何？一切事物都是緣起的，緣起的萬物無自性叫「性空」，但從事物的現象上看，還是「幻有」的，所以整部《金剛經》的核心思想便是「性空幻有」論。這種幻有的現象，便是「因緣果報」的「因果」事實。佛法離開了因果業報，就沒有佛法了！

有了以上因緣果報、因果業報的佛法提示，再回過頭來看趙州禪師回答老婦人的話：「（願你這樣想）讓別人去擁有他們所要的吧！至於我，我願繼續命運所給我的任務。」就容易明白了。

生到這個娑婆世界來，只要是人都知道苦與樂，只要是人都欣樂厭苦。老婦人對「三從」的聽命生活已經厭煩到極點，她欣賞別人「卻連一點責任也不必負擔」，她「反對這種中國古老的生活方式」。她對生活不滿，又愛與人比較，這樣愛比較的心態自然越比較就越煩惱了。老婦人既然請問趙州禪師，禪師便勸她不要與他人比較，更不要嫉妒他人，願她改變一下壞的想法。壞的想法改變了，生活就改善了。或許有人會問，趙州禪師怎麼會做如此回答呢？因為在現實生活面前，你不滿也好，反對也罷，也挽回不了事實。老婦人沒有類似武則天的那種機遇和天份，從小沒有接受適當的教育，不能成為類似武則天等的人物，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婦人。她不接受當時三從的生活方式，到老來還一味地猶豫、煩惱、反對、比較，於事有補嗎？所以趙州禪師的回答不但契機還是契法(佛法)的。

2. 在「佛法」面前，不存在著「聽命論」，因為佛法是「緣起論」，並且還包括著「因果論」。在因果儼然面前，縱使千古以來，人人皆喊平等，也無法真正感覺到平等。但在真諦上的佛性，或稱覺性，人人確是那麼的平等。在俗諦現象上看似乎平等不了，這是一種事實，誰也無法否認。同一個老師，同一所學校畢業出來的，有的事業有成，有的卻連工作都找不到，這種現象比比皆是。同門同學，一個在辦公室裡當老闆，另一個卻為他搞廁所衛生，這種現象是同一時空人地，沒有超越過去現在未來，卻誰都說不清楚。佛教為這種現象叫做個人的「業果」或稱「業力」使然。如果將趙州禪師的回答：「我願繼續命運所給我的任務」中的所謂「命運」，理解為「業果」或是「業力」，那不就悟入佛法了嗎？一旦有此小悟，生活不也就好過了嗎？因為只有這樣才能「隨緣消舊業」。如果一味盲目地對眼前的生活不滿，進而煩惱和埋怨，反成了舊業未消又增新業，所以不要將以上禪師的話理解為「聽命論」。只要將禪師的回答看成是中道正法來理解，一切就不成問題了。佛法是圓融的。圓融的佛法對任何事物都採取中觀態度，對女性更不會有任何偏見。這一點，身為修學佛法的佛徒必須明白。
3. 趙州禪師的：「我願繼續命運所給我的任務」是自發的，所以不是聽命論，因為聽命論是給予的，給予的是受約束的。自發的是含有高度的重智或稱般若的禪的自由生活方式，這有別於中國古老三從那種完全聽命「他人意旨」的無奈生活方式。趙州禪師的話暗示了大乘佛法的菩薩精神，或稱禪的佛徒生活方式。這種菩薩精神在《金剛般若經》中處處可見，就其核心思想的「性空幻有」來說。大乘佛徒所奉行的六度生活和「性空幻有」思想有著密切關係。當知六度中的忍辱和精進兩度在大乘佛徒生活中非常重要，菩薩之所以獲得永不退轉的精進波羅蜜就是因為照見諸法性空幻有。假如一個佛教家庭，太太煮飯丈夫

就必須得洗碗，分工如此斤斤計較，又如何能奉行菩薩的精進力呢？更甬說如實了知常不輕菩薩的精進波羅蜜了。

無私的忍辱方式或謙下之所以可能，有賴於精進力。無私的忍辱方式並不只是要自己忍受外來的種種逆境、痛苦而已，同時還要在性空幻有的生活中發揮精進的美德，才堪稱菩薩行或菩薩的生活方式。菩薩的生活也就是無住生心的生活。由此可見，性空幻有、忍辱、精進互相關聯，不可分離。要過菩薩生活或稱禪的生活，首先必須體悟性空及明白幻有，這是十分關鍵的。體悟到「性空幻有」是產生般若智的基礎。有了般若智慧，在家庭生活背後就不會論輩份分高低、誰該聽命於誰，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公公，不應該為媳婦洗碗；太太煮飯，丈夫必得洗碗，反之亦然。總而言之，有了般若就有禪的自由自在生活。

4. 佛教否定客觀世界的真實性質，但並不表示萬法的絕對空無；禪學支持性空之說，並不表示認為一切都是空洞的，所以禪學總是避免犯上落入一邊的錯誤。以趙州禪師的回答作為回答，那是一方面承受著自己個人的業果，而另一方面自己明白了因果不昧之後在修習佛法的過程中，體驗著無私的菩薩精神。而菩薩的無私忍辱方式在家庭中都體現不出來，又如何肯發願到地獄去度眾生呢？不去地獄度眾生又如何堪稱大心菩薩行呢？菩薩的精神就是禪的精神，有了禪的精神在生活裡就不存在著許許多多的斤斤計較，何以故？菩薩精神是必須體現到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的菩薩行。夫妻之間若連一點小矛盾都放不下，又如何能順應社會？如何修學菩薩道而後成佛呢？所以在無私的忍辱方式一文裡講了兩個故事，都是要本著佛教無私的菩薩精神來說的。菩薩的精神已經超越了三從的思想觀念，因為菩薩已經離一切相，已經是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。既然達到無我相的人，心中如何還會想起：「為什麼我必須過著這種永無自由的生活呢？」既是無人相的人，心中如何還會起「為什麼我不能像這些人一樣卻連一點責任也不必負擔」的想法呢？既是無眾生相的人，就不會起「我是婦人，婦人的生活很可憐」的念頭。菩薩達到無壽者相時，都是順應著環境，不會埋怨環境，不存在著反對不反對和永無止境的嘮叨心理，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：「離一切相，則名諸佛。」佛的生活方式就是無私的忍辱方式，但不同的是佛就連無私、忍辱的念頭都不存在，這才是真正的「離一切相」。
5. 在聽聞佛法也好，讀佛經也罷，都必須做到「依義不依語」。依義就有悟的一天，有悟才有禪，有禪才有自由自在的幸福人生。若是依語，單在語言名相概念上繞圈子，那永遠也體驗不到禪道，因為禪道不是用語言進行表示或說明的，更不是依個人的主觀意識來理解或看法的。理解和看法畢竟是落入第二念染污意識的範圍。換句話說，正因為現實的生活裡，超越了邏輯並沒有什麼邏輯可言，而邏輯唯有從事推理時，邏輯才會產生，而生活不是用來推理的。在人的生活中離不開活、動、行，而活、動、行是人的本能，每個人都有這種本能，所以每個人都具有禪，也就是每個眾生都有佛性。本能也好、禪、佛性也好，換個名詞來說是我們人的意志活動，而這個意志在活動時才有禪，意志不起運用時便沒有禪。例如：唯有當該洗碗的時候去洗碗，這時才有禪。如果在洗碗的同時認為自己是公公，論輩份分高低，這時就沒有禪了。禪是在時間上的剎那間活動著，所以我們即不能在故事未講之前也不能在故事過去之後太久，必須在聽完整個故事時立刻抓住禪。換句話說，聽完或讀完趙州禪師的話立刻悟入，否則禪就變成名相之境。要悟入才能稱為入祖師室，有所謂「不入祖師室，茫然趣兩頭」，所謂「趣兩頭」就是聽完故事和未聽到是一樣的落入兩邊，兩邊的都是邪見並非佛法。

這裡的「無私忍辱方式」的「無」便是「無我」、「無事」、「無作人」的「無」，也是

無二邊的「無」。這種「無」始終不容許有絲毫情塵推理活動。如果我們用主觀意識做有所不同看法和理解時，那便是有事有作的凡夫二邊見解了。凡夫見解與菩薩、或禪的精神完全沒有關係，正是因為禪就是我們的平常心，禪沒有離開過我們的日常生活。當你睏時就去休息，當該煮飯時就去煮飯，當你飢餓時就去吃飯，當該洗碗時就去洗碗，沒有自私、沒有埋怨，這就是禪的精神，也是菩薩的精神。

龍潭崇信是天皇道悟禪師的弟子，他服侍在道悟禪師身邊已達八年左右。一天他對師父說：自從我來到這裡到今天，未蒙師父指示心要。

道悟禪師答道：自從你到我這裡以來，我一直在向你指示心要。

崇信又問：何處指示？

道悟禪師說：當你端茶來，我就接過來喝；當你送飯來時，我就接受你的飯來吃；當你向我行禮時，我就對你合十，何處不在對你指示心要呢？

崇信良久地在低著頭。道悟禪師又說：如果你想見便直下見，假如用心思便差錯了。

崇信聽了此話開悟了。

崇信禪師在道悟禪師那兒服侍許多年來，他挑水、掃地、上山砍柴、下地幹活，回來燒茶煮菜、端茶送飯樣樣活都幹，八年來如一日，但心裡還覺得師父尚未為他指示禪的心要，所以被師父一點破，他悟到了禪的精神心要。

禪用不著心思、用不著觀念、用不著推理活動，如果你想證悟便直下承擔。禪沒有離開生活，生活就是禪，禪就是平常心。燒茶煮飯、洗刷都是生活中的本份事，身為師父、弟子都有其自身的本份事；身為人妻也好，丈夫也罷，都有其自身的本份事；身為婆、媳都各有自身的本份事，有什麼好埋怨、有什麼好可憐、更有什麼誰來服從誰呢？

6. 趙女士信的最後一句話是：「命運給我們的任務不管是男或女，我們都要歡喜接受，用平常心去做人對事，可是？」

「可是」什麼呢？我想替趙女士「可是」下去：在「可是」還未完結之前，請容許我敘述摘錄自一本書的故事：題目是《在命運掌握中》。

一位名叫信長的日本武士，受命去攻打敵人，雖然敵人指揮的兵力比他多十倍。他知道自己會勝，但是他的士兵卻不太相信。

路上，他在一個神道教的廟宇前停下來並對他的士兵說：「到廟裡之後，我會擲錢幣卜命運。如果正面朝上，我們就會勝；反之，如果背面朝上，我們就會敗。我們都在命運的掌握中。」

信長進入廟中默默祈禱。他走出來拋擲一枚錢幣，錢幣正面朝上。於是他的士兵個個熱心作戰，最後，輕鬆地贏得這場戰爭。

戰後，他的隨從對他說：「沒有人能夠改變命運之手。」

信長說：「的確不能。」同時拿出一枚兩面都是正面的錢幣出來。

誰都知道，戰爭是一場你死我活的賭搏，所以信長才說「我們都在命運的掌握中」。戰爭如此，難道人生不也是一場賭搏嗎？自從隨業投生到這個世界的那一剎那開始，也就是生命賭局的起步。到現在為止，一不小心投生到印度的首陀羅家族裏，有的不用說沒有讀書的機會，甚致連布衣遮體都沒有，去年春筆者到印度聽導遊說，深山裏至今還有人用樹葉遮體的！另外，印度到現在還是重男輕女，還有種族歧視，除了五星級賓館外，在普通餐館裏看不到女生上班；而在五星級賓館中的男衛生間所見到還是個子矮小，皮膚晦黑的首陀羅族男子一天到晚只能待在廁所裏清理衛生，傳遞紙巾給客人，不準到大廳來呼吸新鮮空氣！

我們普通人對「命運」的看法和理解多數人都認為是由自己來主宰的、來掌握的，

「可是」往往有時確實是被迫地掌握在他人手裏，自己一點也主宰不了，掌握不住，不是嗎？如果要再「可是」下去，可是，什麼時間，什麼地點的命運是由自己主宰的，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命運又是被迫掌握在他人手中的呢？這大概又是和「性空」一樣難於為人抓得住的。即便是將「命運」分判為「業力說」，「可是」這種各人的「業力」恐怕我等凡夫誰也說不清楚。

可是，畢竟說來，誰都知道想「用平常心去做人對事」，可是，一旦碰到逆境來時，又有幾人能夠真正做到「歡喜接受」呢？

歸根究底佛徒的所謂修學佛法就是自我修養，使自己不斷地覺悟；這和菩薩生活展開的覺悟是一樣的。這種覺悟便是覺悟到如同《維摩詰經》中所說的：「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的「無住」是一致的，「無住」即是「性空」。這也和《金剛經》中所說的：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意義是相同的。當我看到趙女士的信後，心裏沒有猶豫隨即回信。當我想到這封回信太長，不妨刊在《慧濟》上以供讀者們一起參閱時，便決定在《慧濟》裏登出。這些看法、想法中不都是禪的自由自在生活方式嗎？我想這就是生活，這種生活就是禪，不須任何語言來加以表達，也不須任何概念來加以解釋，要想悟入便直下承擔。

可是，在禪面前，不能開口，不能動念，一有看法、想法、我想或理解時，禪就不見了，而且禪一落到語言文字，矛盾自然百出。這就是為什麼禪師們最忌諱回答「禪是什麼」的原因所在。然而，三藏大教都在說一個禪字，也正因為一個禪字，說出了三藏十二部那麼多的文字。只不過語言再多，都是要學人悟入禪而已，別無他事。悟入禪就悟入佛法，悟入佛法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，這是修學佛法的佛弟子們夢寐以求的事。然而，佛法義甚深，難知難解。這也正是為何稱「佛法難聞」的含義之一。佛法如是，禪亦如是。佛法也好，禪也罷都不在文字上而在生活行動上，所以還是祖師那一句話，「語言越多，離道越遠！」讀者們對禪若有志趣，還是留給大家自參自悟吧！